詩語背後

鳳凰山懷古

●江 鄰

洋洋珠水岸　鬱鬱鳳凰山
文脈通今古　丹心映海天
壟間培氣節　樓上望炊煙
鐘磬悠悠處　千秋喚寶安

來到山前，過一座小橋，迎面一尊巨石，上刻「鳳凰山」三個楷書大字，通體透紅，萬綠叢中依山而立，樸實、沉穩、厚重。像這樣用超大字號題寫山名，在深圳還有一座陽台山。不過陽台山題在山頂，凌空而起，飄逸瀟灑；鳳凰山題在山腳，雄勢內斂，頂天立地卻不咄咄逼人。

題字由南國高僧本煥大師所書，表明鳳凰山與佛教大有淵源。深圳因其迅猛發展速度而被稱作「一夜城」，但作為南國古邑，建城歷史並不短。東有大鵬所城，為明清時期首屈一指的海防重鎮，「鵬城」之名便來源於此。西有南頭古城，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迄今已逾1,700年。佛教文化也是由來已久，賡續不絕。由於本煥長老佛名遠播，世人只對弘法寺的香火印象深刻。殊不知，深圳另有兩座寺廟歷史底蘊更加深厚：一是明洪武年間與大鵬所城同期落成的東山寺，一是建於元代初年的鳳岩古廟。

鳳凰山位於珠江口東岸，半月形山脊呈東北—西南走向，山勢平緩，植被豐茂，素有「寶安第一山」之稱。最高峰大茅山海拔376米，其北有飛雲嶺與之遙相呼應。飛雲嶺南側山腰上，纍纍巨石，雜然而存，中空若室，得名鳳凰岩。鳳凰岩享譽已久，清代即被列為新安八景之一，《新安縣志》稱其「巨石嵯峨」，「洞澈若堂室」，「相傳有鳳凰棲於內，故得名」。鳳岩古廟便建在鳳凰岩旁邊空地上，為鳳凰山森林公園主體景觀。

登山徑多是石階，蜿蜒曲折，坡度不大，緩步徐行一個小時即可登頂大茅山。行至半途，轉過一處小山坳，進入鳳岩古廟廣場。這裏三面環山，一面望海，視野開闊，古寺森然，是遠近聞名的觀音道場。信眾求子嗣求姻緣，長年遊人熙熙，香煙裊裊。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各種精美雕塑，石雕為主，輔以磚雕泥塑。廣場兩側各立了四根石柱，上有龍鳳浮雕，龍為雨，鳳為風，寓意風調雨順。古廟廊柱亦為石柱，鏤空鳳雕。廟頂為琉璃瓦，正脊中央塑有蓮座寶葫蘆，兩側各有一隻大鳳凰帶着兩隻小鳳凰翩翩飛舞。古廟四周景點密布，頗帶詩情畫意：左有煙樓晚望、雞心修竹、石乳清湖，右有鶯石點頭、淨瓶灑露、長壽仙井，前有松徑風琴，後有雲頂參天。此所謂「鳳岩八景」，眾星拱月一般，演繹着古廟景區的豐富內涵。山岩上刻着文人墨客的詩詞，樹林間掛滿祈福的許願牌，新築的望海樓上秋風爽朗，天遠海闊……

在深圳十峰中，有三座山峰以人文見長，自然風光倒在其次。位於市中心的蓮花山，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的象徵。此外，因大南山有南頭古城，鳳凰山有鳳凰古村，雙雙成為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大南山的壽文化，鳳凰山的福文化，在嶺南名頭不小。鳳凰山被譽為「鳳山福水福盈地」，沿途石階上刻有大大小小的福字，各景點或以其名或以其形或以其勢，多多少少都含有祈福的寓意。

鳳岩古廟亦因祭祖祈福而生。南宋末年，文天祥胞弟、惠州知府文天璧降元，其長孫文應麟不滿祖父所為，攜二子輾轉來到鳳凰山腳下隱居。文應麟慕伯祖父文天祥的氣節，誓不與元朝官府來往，從此閒雲野鶴，再沒踏進縣城一步。當其時，兵荒馬亂，百廢待興。文應麟憐百姓困苦，在山頂建一小樓，夕陽西下，憑樓遠眺，凡家無炊煙者，便送糧米賑濟。百姓感其恩德，咸稱望煙樓。一日，文應麟經過鳳凰岩，只見岩石奇特，山嶺俊秀，林木蔥鬱，祥雲環繞。觀此地勢，後倚雲頂鰲峰，前擁珠水龍穴，好一處風水寶地。他決定在這裏建一座觀音廟，紀念伯祖父文天祥。為避免官府找麻煩，對外稱自己受觀音菩薩託夢，結下「紫竹林中觀自在，白蓮座上現如來」佛緣，遂發願造廟，為蒼生祈福。一俟廟成，盡收山海之趣、林泉之妙、佛禪之境，數百年來，香火不斷。

山中的鳳岩古廟，與山下的文氏古村和山頂的落霞古韻一起，構成了鳳凰山儒釋道共融的立體景觀。文氏古村原名嶺下村，亦名鳳凰村。文氏子孫從這裏開枝散葉，繁衍生息七百餘年，耕讀傳家，成為寶安望族。這是一座典型的嶺南古村落，保存有大量廣府古建築。佔地5.2萬平方米，尚存69座明清民居、5座私塾書室、12座公祠、12口古井、12棵古樹……鳳

●「鳳凰山」三個大字通體透紅，萬綠叢中依山而立。 作者供圖

凰古村因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被深圳市列入六大重點古村落，成為研究廣府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古村西面路口，聳立着一座高約20米的六角青磚古塔，始建於清嘉慶年間，是深圳市現存最高古塔。塔高六層，每層塔門均有石匾：第一層「鳳閣朝陽」，第二層「開文運」，第三層「經緯樓」，第四層「獨佔」，第五層「直上」，第六層「綺漢」。字體為楷書陽文，風骨遒勁，氣脈僨張。此塔名文昌塔，文氏族人捐資修建，既為教化，亦表祝願。塔邊一股溪流，繞塔而去，穿過森森綠榕，匯入滔滔珠江。

鳳凰山因山體不高，山路平緩，離市區近，不少市民作為健身之所。而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信步登臨，憑欄懷古，念天地之悠悠，亦為文人墨客所鍾愛。落霞時分，尤是風光旖旎，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浮嵐如縷，洋洋珠水盈波，勃勃鵬城張翼，一種天造地化世事滄桑之感撲面而來。此時此刻，臨虛而立，極目鳥瞰，深圳城市重心西移跡象赫然可見。隨着前海合作區大擴容，順珠江而上，航空新城、會展新城、海洋新城幾大片區依次呈現。大潮浩浩湯湯，逝者如斯，不捨晝夜！耳邊隱約響起網絡歌手飛鴻演唱的《鳳凰山之歌》：

遙望鳳岩古廟
茂林深處喲綠水潺潺
晶瑩的玉露
鶯石點頭花草比嬌艷

遙望珠江碧水
江流滔滔喲天地浩然
松徑的風琴
文山詩篇滄海氣非凡

鳳凰山啊
往事如煙一去不復返
半山亭裏的美麗姑娘
深情為我撐起了花紙傘
煙樓晚望我們一起手挽手
看那鳳舞春花飛滿天

字裏行間

武俠小說的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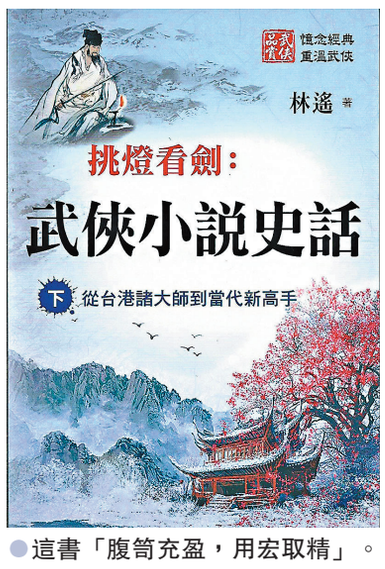
●黃仲鳴

在舊書店買了林遙的《挑燈看劍：武俠小說史話》上下冊，甚喜。林遙者，北京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武俠文學會會員。自小就喜讀武俠小說。這厚厚的兩冊，是他耗費了16年的產品。上冊〈從《刺客列傳》到《蜀山劍俠》〉，下冊〈從台港諸大師到當代新高手〉，這簡直是將武俠小說從古至今來個大論述，台灣武俠研究者林保淳說這書「腹笥充盈，用宏取精」，一點不錯。

當然，最為我關注的是下冊，蓋乃論說梁羽生、金庸、古龍等大師也。1949年後，武俠小說在香港仍現。1954年，梁羽生在《新晚報》主編羅孚的半慫恿半脅迫下，在報端寫《龍虎鬥京華》；一年後，金庸出山，連載《書劍恩仇錄》，大受好評，為沉寂的武俠文壇，掀起一股熱潮，跟隨大寫特寫的為文者，大不乏人。這班寫作人的作品後來被譽為「新派武俠小說」。

林遙說：

「除了梁羽生、金庸，香港還湧現蹄風、金鋒、張夢還和牟松庭等一批武俠小說作家，牟松庭和蹄風初次寫作武俠小說的時間甚至還早於梁羽生和金庸。」



●這書「腹笥充盈，用宏取精」。 作者供圖

這話不錯，有將新派武俠的鼻祖指為梁羽生，金庸再而發揚光大，實有商榷的必要。據我的閱讀經驗，未看金梁，已看了蹄風，對他的清宮演義，早已愛不釋手，與舊派武俠如白羽、還珠樓主等人的作品大大不同，林遙說：「有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和緊張熱鬧的武打場面，堪比金庸、梁羽生的早期作品，大有平分秋色的光景。」但，林遙續說：「令人遺憾的是，其新文學技巧有所欠缺，與武俠大家相比還有一段的距離。」或是此因，「新派武俠」的始創者、發揚光大者，還數梁金吧。不過，研究新派的起源，還須深入發掘鑽研，絕不能人云亦云。除蹄風外，牟松庭的作品，亦值得一提、大提。只可惜，這些幾已湮沒的作家作品，已經沒人記得了。

在梁羽生、金庸崛起前，上世紀四十年代時粵港一帶流行的是「廣派武俠小說」，赫赫有名的是朱愚齋、我是山人、念佛山人諸輩，他們的作品，對南派少林人物，都有傳奇的書寫；而且，他們都是或多或少「吃過夜粥」者，對功夫技擊都有探討，一拳一腳，都有所本，故亦流行一時。

林遙說新派武俠「在表現和手法和創作技巧上，作家們將傳統的技巧，手法與西方文學的心理描寫相結合，獨闢蹊徑，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加入偵探推理小說的優點，重視對江湖人物鬥智、鬥勇和鬥力的刻畫，為小說構出曲折有致的情節。」這番話是不錯的。

「廣派武俠小說」是葉洪生的命名，我則呼為「粵港派」；這可說是香港武俠小說的「舊派」，其中有何可觀可賞之處，料葉洪生和林遙等亦缺深入研究。對這一門類，作品已散佚，首要任務者，應是搜集、保存這些「瀕危物」，再而深入探討也。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悼李我(11)：一雞三味/大雞三味，一魚多吃/一魚幾吃；豬籠入水；山大斬埋有柴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食在廣州」是對舊日廣州人做菜的味道、款式、技巧的一種稱譽，大抵是「同一種食材也有很多不同款式的烹調方法」又或更高層次的「用不同方法去烹調同一種食材的不同部位」罷。就後者而言，花款有大家或有聽聞的：

一雞三味/大雞三味（「味」口語讀「未6-2」）
一魚多吃/一魚幾吃

如「雞」要做上三味，重量一般都在兩斤或以上，有這個重量的雞叫「大雞」。無論是「雞」是「魚」，要做哪幾味或哪幾吃是沒有硬性規定的，通常也得看手頭上的配料和烹調工具。

舊時豬農會把豬隻放進用竹篾紮做的籠子，然後挑往「墟」（市場）販賣；人們叫這些籠子做「豬籠」。為了讓擔挑穿過和豬隻呼吸，「豬籠」不是密封而是有多個大孔。就是因這個「設計」，當「豬籠」浸沒在水裏，水便從四方八面湧進；無怪廣東人以「豬籠入水」比喻財源廣進了。

示例1：

你十個仔女，個個都攞家用返嚟，「豬籠入水」喇！

「山大」指山的範圍很大；如是者，就算情況並不理想——「樹少」且分布廣，只要砍柴的人多走幾處，最終仍是有「一定」收穫的。廣東人會用以下的一句話去概括上述狀況：

山大斬埋有柴

指把從每處斬得不多的柴聚集起來，也會有一定數量的。比喻不要對預期進賬不多的事情卻步，因從不同渠道所獲得的微薄金錢積聚起來也可以很可觀的。後用以鼓勵人們不要因環境惡劣而放棄；也暗喻天大地大，天無絕人之路。

示例2：

市況唔好，長工難搵，散工都仲係有嘅；走多幾度，搵多幾份，「山大斬埋有柴」，都會搵到食嘅！

李我在其全盛時期的可觀進賬表現，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他曾公開表示他當年所賺得的足夠去「買十條街」。原來一切都歸功於他擁有一隻如同懂生金蛋的雞——一系列《天空小說》。收入來源可分六大範疇，其一、底薪；其二、廣播期間的廣告費分成；其三、小說內容按日在報章上刊登的稿費；其四、廣播完畢後整部小說分冊印製單行本的版稅；其五、片商所付的版權費；其六、粵劇團所付的版權費。由於李我憑藉其《天空小說》在不同領域上獲利，有人就以「一雞三味/大雞三味」、「一魚多吃/一魚幾吃」的講法來形容他用「單一」部《天空小說》獲取「多重」利益的手法。這個講法原來可從台灣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載有的一個詞條「一魚兩吃」得以參照：

「一魚兩吃」比喻以一樣的事物，獲取雙重的利益。

然而，從「一雞三味/大雞三味」、「一魚多吃/一魚幾吃」的本義出發，筆者幾可肯定「辭典」中的講法並不成立；如要套用此等講法，情況就變成把一部《天空小說》中的內容分拆作不同用途，而意思分明是「一劇多用」——沿用已有劇本透過不同名義出現，所以較接近的講法是「一石多鳥」、「一箭多鵰」、「一舉幾得」了。

有人用「山大斬埋有柴」來形容李我之所以財源滾滾來。其實，這講法並不成立——雖然他講了很多部《天空小說》，但收入不全是靠多講幾部而獲取尚算可觀的利益，而是靠其含金量以及從每部《天空小說》所獲取的「多重」利益。就此狀況，說他「豬籠入水」才最恰當。

生活點滴

泉水叮咚

●蒲 飛

在2016年10月中旬，我調到四川洪雅縣花溪電力有限公司工作。一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宿舍時，被一首悠揚的《泉水叮咚》笛子獨奏曲吸引了過去。在那婉轉清脆的笛聲中，我聽到了一種對幸福生活的歡愉之情。尋聲過去，發現一個中年男子正背對着窗戶，在電子和音裏忘情地演奏……我站在窗邊靜靜地欣賞。一曲終了，他回頭調整音箱時發現了我，立即放下笛子，和我攀談起來。

中年男子名叫楊洪，51歲，在花溪公司高廟電站負責渠道管理工作。因山高人少，工作任務完成之後，閒來無事，就對着空曠的山谷吹奏笛子。起初水平很差，自己聽着都覺得噪耳，後來利用節假日專程到洪雅縣城拜民間藝術家為師，又買回許多有關樂理和笛子演奏技巧之類的書，日夜練習。四五年後被師傅通知去參加洪雅青羌民間藝術團一場演出的伴奏時，既欣喜又激動，覺得自己辛苦的努力沒有白費。

楊洪起初在高廟電站的工作主要是巡查渠道，保證水路暢通，維護啟閉設備，保證開停水順利，保障機組的發電量。他每日巡查渠道時，給啟閉設備上油、擦灰，把渠道的巡查清污以及設備的維護搞得如同五線譜一樣清晰別致。記得有年冬天，山上一棵大樹倒在了渠道裏，嚴重影響了水渠的流量。楊洪拿着一把砍刀，冒着刺骨的河水，將那棵樹砍斷為若干節，然後一節一節地將它們撈出水渠，保證水路暢通。楊洪在高廟電站工作的那幾年，電站的發電量總是居高不下。

因為工作需要，楊洪後來被調到公司伙食團擔任團長。到伙食團工作後，楊洪虛心接受職工提出的意見，利用工作之餘到高廟去向他的大廚親戚學習。年底鄉鎮酒席較多，楊洪主動去當學徒，端茶遞水、洗菜切肉，忙得不亦樂乎。一來二去，掌握了一些大眾口味菜品的做法技巧。其中一道叫「香碗」的菜品，工藝複雜，味香清純，很受歡迎。為了學習這個技術，他和大廚在廚房裏熬了一個通宵，這才完全掌握。回來後，他在公司食堂裏大膽改革，開闢了蒸菜、火鍋、燒菜、煎、炸、炒等多種做法，每天換着菜式花樣給職工改善生活，受到職工歡迎。特別是那道「香碗」菜品，不少職工即使出差在外，返回時都要打電話回來，要求伙食團預留一碗。伙食團每天流動着大量現金，可三年下來，每季度的盤點賬目都清清楚楚，一毛錢都不差，還為單位節省不少。

2013年，花溪公司開啟轉型發展，收回了洪雅縣南部的供電經營權，成立了瓦屋山供電所、七里坪供電所和南部電網調控中心；吳河變電站匯集了洪雅縣南部90多家電站的上網負荷，需要輸出到夾江電網。迅速建成110KV吳三輸電線路的任務迫在眉睫。高壓線路的建設，地方協調工作必須走在前面，也是決定線路建設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這時候楊洪被調整到了辦公室，主要負責吳三線建設的地方協調工作。任務雖然艱巨，他沒有叫苦，背着一個帆布口袋，裝上一個水壺和書寫工具，扛着鋪蓋卷，上車出發了。在桃源鄉、高廟鎮，他和施工的工人一道頭頂烈日、腳踏泥濘，睡工地、喝泉水。幾個月下來，吳三線經過的兩鎮六村四十八社兩百三十七戶村民全部密密麻麻地記在了楊洪的小本子上。就在吳三線村民不理解建設工作，楊洪正費力地做解釋協調工作時，兒子打來電話，告知「奶奶病危，希望盡快趕回」，楊洪這才想起已經三個多月沒有回過縣城了。聽到此消息，兩行酸楚的淚水沿着他那刻滿滄桑的臉龐蜿蜒流下，可工程戰鬥正緊張而焦灼地進行着。片刻過後，他拿起手機，給兒子發過去一句話「你替我照顧好奶奶」……

八個月後，吳三線變電工程圓滿完工，洪雅縣南部山區的涓涓流水化成清潔的電能沿着這條高壓線路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了夾江縣；又將大把大把的鈔票送回到了洪雅，換成了一條蜿蜒而上直達瓦屋山的「洪雅天路」。

楊洪沒有歇着，他又挎上帆布口袋，奔上了瓦屋山大熊貓保護公園，踏上了為了保證瓦屋山景區電力供應而建設的35KV瓦屋山輸變電工程的協調工作前線。去年下半年，楊洪又回到了渠道管理工作崗位。臨行前，我彷彿又聽到了那首熟悉的《泉水叮咚》笛子曲。是的，一滴泉水只能叮咚一次，可無數的叮咚之響，將譜寫出壯麗的旋律。

詩詞偶拾

孟冬（外一首）

●俞慧軍

蟬脫去金色的羽衣
泥牛成蛹
溪水涼涼
蟈蟈探聽
紅梅花開的消息
山茶花萬紫千紅
村莊果實豐盈
絢爛的冬陽
高高懸掛
藍藍的蒼穹
照亮農家每一個
姹紫嫣紅的日子

冬夜

恬靜的月光
點燃農家溫馨的燈盞
清芬的思戀
在冬花爛漫中徘徊
靜謐的曠野
瀰漫金橘的郁馨
鶯啼花語
穿越夜的柵欄
藏匿的鴿子
亭亭玉立於庭園
靜靜守望一輪
心中的圓月亮